



屏溪先生集卷十一

書

共三十

~ 16
2419
11



2419
30-11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一目錄

書

答李希天

克聖○一

答李德顯

精中○一

答李汝洞

激夏○一

答李子方

思爽○一

答鄭夢陽

○一

答朴子清

河運○一

答朴會甫

亨源○一

答趙最五

鎮衡○一



答蔡緯夏 ○一

與李士迪 吉儒 ○一

答金錡 ○一

答朴慶昱 ○一

答張垂天 九翼 ○一

答黃壘 ○一

答李子益 御龜 ○一

答沈樂賢 ○一

答尹殷叟 衡老 ○一

答朴泰陽 ○一

答宋秀中 ○一

答趙晦卿 顯達 ○一

答李晦以 希暉 ○一

答安允福 ○一

答南叔謙 益彥 ○一

答李聖希 有沆 ○一

答金命集 ○一

答申光弼 ○一

答李壽民 ○二

答權大叔 翺 ○一

與郭鎮雲 ○ 一

與韓仲良 後遂 ○ 三

答申泰甫 大來 ○ 四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書



答李希天 克聖 ○ 丙辰

誠意章單舉誠意而上不曰所謂誠意在致知下
不曰所謂正心在誠意者何歟

大學工夫知行而已知行之間煞有分別誠意為行
之首與知自別而正修二義亦自此推去初不上承
下接而獨作一傳耶然非致知則無以誠其意非誠
意則又無以存是心而檢其身朱子已於誠意正心
章下特詳言承接之意此所謂補經之功也

答李德顯

精中○丙寅

父在母喪初期既行大祥則當撥几筵而世俗或不撥几筵行三年上食尊父之道斯已蔑矣父在母喪初期既行大祥大祥後撥几筵禮也豈有復上食之事况父在故父主此禮子豈敢只從私情而不思壓尊之未安耶

父葬時改葬母合葬而奠獨行於母位未安改葬不行虞祭奠而歸朱子說也但合葬之墓獨奠於母位似未安然祠堂告文酒果獨設於所告之龕且父位纔行虞祭勢將獨奠母位也

改葬服總終三月則朝夕拜哭於墓所而廢祠堂拜謁之禮乎

改葬總義重非等閒總服而至於終三月朝夕拜哭於墓前於禮無之不敢言矣然祠堂晨謁正禮也墓與家相近則并行亦無不可南軒雖喪三年後上墓則哭拜改葬總服內雖不行朝夕哭上墓時哭拜似好矣

答李汝洞

澈夏○乙丑

次子之子出繼宗房而本宗無後則其父喪其母主之而顯辟題之耶其子主之而叔父題之耶

出後之子當以叔父題主而班祔之以待立後而改題可也

答李子方

思爽○庚申

凡服以始制爲斷者此當爲定論而父在時已服之期何可以父亾而變之乎題主則當以問解說有引以顯妣題之前一日因朝奠具由告之似得有事則告之義矣如此變禮豈可不告而行之哉○蓋儀禮所謂父卒則爲母三季者父在爲母不得伸三季故父卒則始得伸服云疏說演此一則字必以爲父卒三年後之證終似不免爲曲成之歸矣禮緣人情天

理斯存雖不無如事生之禮然爲母三季亦何等大節父已死矣而直以如事生之意不服三年終無未安者乎參以輕重畢竟可疑如父死未殯服祖周之說亦可疑禮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蓋父與祖時有輕重而以恩則父重以義則祖重今若祖與父偕喪而身旣承重則重在於祖且代父而服祖之喪則如事生之意亦在乎其間矣豈可以父死未殯而爲祖服周至使祖爲無主之喪乎此兩節皆係三季之喪所關不輕後來諸老先生亦不無所論者而講禮之家不可不相確而定之矣未知

如何

贈玄纁先後何居

贈玄纁實屬葬時節目亦似先輕而後重矣○既夕禮玄纁升賓幣于蓋註升柩車實其幣於棺蓋之柳中疏賓升車實幣於蓋中蓋柩行至國門君使贈玄纁而送之之禮柳即柳車也載柩之車也蓋者車之蓋覆柩如今之竹格也君贈之則賓升柩車而納柩車之蓋中云來示蓋字以柩之蓋看而以爲玄纁納於柩上之證似不然若以蓋爲棺之蓋則疏所謂蓋中之中字如何看耶况本文無上字恐或失照勘

否家禮既言柩有開元禮又言柩東則其當置於柩東邊棺槨之間明矣

小記父母之喪借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問解據禮記及朱子說父之虞祭葬日行之母之虞祭翌日行之云當依此行之但葬日父虞明日母虞又明日行父再虞次第倣此則并失遇剛遇柔之義矣同日不可并祭之義爲重則日之剛柔勢不得不悖耶

既窆之後虞而安之之禮一時爲急故未及焚祝返魂行虞是以祭必質明行事而虞則葬之日日中而

屏海集 卷之二十一
行之其義蓋有在矣父母偕葬則先行父虞訖同日
行母虞似宜矣第問解說如此蒙陋何敢質言初虞
若同日先後行則再三虞亦同日先後行之剛柔日
之差池不須慮也小記說不必言同日葬者也亦不
敢知也

答鄭夢陽

癸亥

示諭聖狂克罔之說仰悉之心之有清濁之分云者
蓋以聖凡之氣質各異而心是其所稟氣質之精英
該貯於方寸者故雖其精英而不能無清濁之可言
此聖凡之別也然此雖清濁之有別而既是精爽也

其爲體段元自靈覺炯炯昭昭具此仁義禮智之性
此則無堯舜桀跖之異所謂本體也是以言虛靈則
聖凡同而虛靈所稟底氣之清濁則各自不同故隨
感發見之際善惡各異必省察之明持養之篤然後
庶幾免狂愚之歸而至入於聖域矣是以孟氏至引
孔子操存捨亡之訓以明之也心之體段雖能靈覺
而本自出入捨亡莫知其向若無操存之工易至猖
狂之患故上聖之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不能無亦係
之工而以下湯武之聖若果罔念而無反之之工豈
能終至於聖雖太甲之敗度而其終改遷者卽克念

之效也若人人皆同於上聖之清粹則亦皆能從心所欲矣復何有多少說耶

答朴子清

河運○己巳

生父心制中所後家吉祭似不可行

有官者君喪斬衰葬後諸先正之言皆以為時祭可行所後家吉祭改題遞遷之事有異於尋常時祭而心喪黻制既是無服則不啻輕於君喪斬衰豈敢以生家心制不行所後家吉祭耶商酌禮意恐不須疑心喪中遭期功服則常服心制耶期功服耶心喪雖重服則無之期服既重何可不持服耶外持

期服心有本喪之制不相悖矣

家禮小祥條設次陳練服至大祥當云陳祥服而曰陳禫服似是闕文矣

家禮大祥既曰陳禫服大祥日黻布冠服即其所受之禫服也白布衣冠本出丘儀而五禮儀從之東俗大祥服白布衣冠禫始受黻布若以大祥之無祥服謂之闕文則不然

帝王家昭穆

帝王之禮以繼統為重勿論叔繼姪兄繼弟而後王當服前王之斬以君服為重也昭穆亦以繼世為主

我朝仁明兩朝兄弟繼立故當初禮官不識禮意兩朝合為一世而同室允菴先生於孝宗祔廟時言此之失請遷奉永寧殿時各為一室以正前謬云矣三四兄弟繼立似無是理而四世之內或數次兄弟相繼則不得祭及高曾而遞遷矣事變無窮或如三四兄弟繼立則祖與考亦不無遞遷之事奈何

答朴會甫亨源

父有前後室則神主皆同一櫝耶父生時兩母祭日亦當同出并祭耶

其父在則兩妻神主既不合櫝何可並祭

答趙最五鎮衡○丙戌

宗子之葬其子雖在乳下當成名而題主矣既以此兒題主則僂已承重祖考練祥之時亦以此兒主祝以為孝孫某季幼不得將事子某敢攝昭告于云云可矣○宗子死而宗孫承重則練祥當以宗子聞訃日退行而宗孫主之諸子各以聞訃日行練祥若或在宗子聞訃前一二日則退行於同日亦可

答蔡緯夏甲戌

服從祖父喪未畢而出繼於從祖叔父者當服替

而本服尚在身矣其脫小功當在何時新制暮服亦以四日成服而服暮月數自此計之耶

此與追後聞喪有異不必待四日而成服禮曹公文到後即當告由於所後祖凡筵脫前服小功而即服期矣出嫁女三年內被出則繼服本服再期而除之禮也此亦當有照於此繼前服至初期而除之也

與李士迪

吉儒〇乙丑

曉枕無寐卧念左右千里之行不禁黯黯之思矣左右以杖期之身既不可波蕩於紛華聲妓之叢而旅夜孤燈只思抱衰啼母之兒則此心亦愁寂難聊矣

去時須携五子近思錄時時披讀則可以維持心身宋名臣言行錄亦可作後人模範汗漫文字固難下做於此用工則功效之大豈下於趙普半部論語耶幸毋作閒漫周遊及此暇時下着十分工夫關西一路他時必將為用武之地關防形便山川險夷兵力饒殘宜一一審察異日身莅之時可無齟齬之患矣須大其自期毋將七尺之軀等閒看了即今人物眇然其冀待於左右者不淺曉起為書作詩餘意以告

答金錡

丁丑

小學題辭愛親敬兄忠君悌長配屬於四端

天下無性外之物此四者莫非常理之用愛親仁之用也敬兄悌長禮之用也忠君義之用也以此四者謂四端之類則可也蓋四端以發於心者言此四者以見於事者言朱子之意初非以此四者排屬於四端而言也

非我言耄惟聖之謨蓋指內篇立教明倫敬身也外篇既非先王之法言則恐不必讀

朱子菟輶古聖教人之法又采取後賢嘉言善行可以師法者著爲此書而先生自謂修身大法小學書備矣其所謂大法豈止言立教明倫敬身而已而嘉

言善行不包言其中耶凡采取諸書而載之者雖或出於門人之手要之莫非切於明倫敬身之教也所言之人雖無可取只采其言之可以警告後學也讀小學者宜師其言行不必師其人既是先生所著而直欲棄而不讀何太過也若此不已人各有見雖四書章句若不合於心則將欲棄之其流之弊將至何境此等意思不可發諸言辭亦不敢萌於心可也此書既是幼儀則列女傳胎教之法可謂非急務而出使使擯醮禮妻子等說何也通解所編學禮中少儀弟子職等篇條貫井然幼學之士既讀內

篇繼習學禮無害否

立教首載胎教者爲其在胎時爲教之始自才生能食能言皆有教之之漸耳今以胎教謂非急務者以下文出使使擯醮禮妻子等說果何所當云者觀之以爲童年男女元無所當而謂之不緊耶如此則不但嘉言善行二篇見棄於今日并與內則之二十而冠以下無非不緊之言將內篇之古經諸說盡行廢讀此何言之不復商量耶以通解謂朱子晚季之編輯而歸重於學禮云者似以朱子之編成小學謂係初季而不以爲重是書實朱子五十八歲所編者此

亦先生晚年著述何可較其初晚耶○家禮云云先生嘗言儀禮節文繁瑣後世多不可行者有王者作必有斟酌損益之道遂將冠昏喪祭酌古通今著爲一時可行之禮而名曰家禮不幸見失未及修正爲千古之恨然續衽鉤邊始祖初祖等祭旣以先生後來之論疏其下其他婦人不杖及喪服辟領等說亦已追補今日講禮之家一主家禮上溯於儀禮經傳以究三百三千之本原所在而其日用間講習而見行者則當專在於家禮矣今以此謂初年未定之本專歸之等閒不緊孤陋不敢知也

大學序氣質二字言於心上耶言於一身耶就心上看則孰爲氣而孰爲質惟質與氣渾融耶分開耶或謂氣昏則心亦昏或謂氣雖昏而心自明心與氣質一歟二歟○聰明睿知以氣言耶以理言耶睿智之智與禮智之智同異何如

凡言氣質則形體也氣則質上流行之氣也又程氏言氣有氣之氣氣之質質有質之氣質之質蓋以氣言之虛底是氣實底是質中庸或問論知愚賢不肖處聖人之心下清明心之氣純粹心之質先儒已於單言氣之心備言氣質矣朱子曰心氣之精爽此

氣字軀殼百骸之氣也軀殼百骸之氣之精爽該貯於方寸之間靈昭不昧此所謂心也先儒之言氣質有只從軀殼氣質而言者有包心氣而言者大學序氣質二字及中庸果能此道下呂氏說變化氣稟等氣字皆并包心氣而言也序文之意以爲衆人有清濁粹駁之不齊故或不能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知與全心之爲也上句氣稟不齊不包言心則下句知全二字突兀全不成文理其可乎其下聖人之聰明睿智與中庸所稱聰明睿智同中庸章句以生知之質釋之蓋皆指心言也聖人之心如此之美故能

盡其性云爾若以聰明睿智謂理則以理而盡其性理者亦不成理致此序謂凡人之生莫不賦與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心或不齊不能知而全此性也惟聖人之心聰明睿智能盡其性云雖不言心字而文義則專主心說下去矣○氣質二字或有專以心字看者如氣質之性之氣質性心所該之理也聖凡純善之性至有或善或惡者非由軀殼之氣而然也性之敷施運用專在於心而心之不能無清濁美惡之故也發則心已用事故性之發見於此者以有善惡也論語性相近之性朱子兼氣質之性言之兼字可著

眼看既曰性則雖天命之性莫非氣上之理及心氣用事之後善惡形焉朱子所以下兼字指心之用事者言也

慮者思也古今註家未有訓慮爲處事者獨此以爲處事精詳有何來因凡事處置得精詳則斯已矣更何別有能得一事耶或云慮字是慮字之誤其言如何

慮以處事精詳言者來諭所謂處置得精詳者然也得謂成就也處置得精詳然後可言其成就也此定靜安慮得只是知止能得之節度而已不如八條目

屏山集 卷之二十一
之明有層節也處是慮字之誤雖有此言章句或問
講義皆不言之何所據也

物格而后知至一段不必爲功效物格則知自至
而意自誠耶章句可得二字非自致之辭也

知至而后意誠者不如物格而后知自至之理也知
至之后必別有誠意工夫而后意可誠故曰意可得
而誠然自知至而言意誠不可不爲知至之功效如
何

正心章四有所章句直以正應事時言之語類則
專以爲留滯之病何也

章句有之二字正釋有所之意也此正留滯之病也
方應事時已過之事猶有留滯於心則其用之所行
必不得其正通看如何

九章與仁與讓與十章與孝與悌同耶章句必就
下章而訓與字何也

上下章與字同是一意訓詁之體當釋於先言處而
今不然者可疑也第上章與仁與讓是泛說也至下
章將言所以絜矩之意故特言上之老老長長而民
之興孝與悌以明人心之所同而在上者必欲推而
度物施其絜矩之政也傳文之意於此乃詳故章句

亦從傳文文勢而釋之耶當更商之

中庸序虛靈知覺各自有體用耶抑虛靈體而知覺用耶或謂知覺智之用或謂知覺專一心之用不當偏屬於智一邊何說爲是

虛靈知覺本各有體用而庸序所言此四字只是言心之體段蓋言心是一箇心而有人心道心之異云爾人心道心上始言用矣小註虛靈知覺分體用似不然矣○知覺說此先師與農巖所見不同處也愚何敢妄說蓋知覺智之事者乃朱子說若其知此理覺此事知寒覺暖底知覺是成箇知覺知覺雖本心

之氣及其知之覺之則必合理氣而成之於此而求其所以成之理則當屬於智也謂之智之用可也此先師之說也農巖則以靈昭之能知能覺爲心之體段也謂不可屬之於智之一邊此亦有見於心之體段也兩先生之說皆通合而觀之則備矣

或謂聖人人心亦道心此言如何生於形氣之生字書傳改爲發發字生字同耶

人心道心所指而言者既自有異人心聽命於道心合於義理者謂之人心之善可也何可喚做道心耶若然則人心之善者皆歸之道心獨不善者只存得

這人心之名耶朱子栗谷初年之說如此庸序則無此意可商之生發二字義無甚異隨文看似無害

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此二段不分曉天命之性豈是已發時中之中豈是遺體言用耶

此言道統來歷而只以相屬者而言之道心是原於性命則性命道心一也時中執中俱是已發之中則亦一也何謂不分曉耶以道心之原於性命故謂之耳此處不必以未發已發較量看去也舜之十六字初不言未發界頭而子思擴前聖之所不言始兼未

發而言中雖欲以子思未發之旨求合舜所不言之地其可得乎

答朴慶昱

罪生長兄早亡無嗣邱嫂宜為主然禮有婦人不
可主祀之文故稟于蟾洛則答以鄙家曾有已行
之禮長子無後未及立後則葬時書以顯祖考以
待他日長子立後而闕其有題又以次子攝祀之
意告于几筵自其後祭祀次子皆主之而祝文則
曰攝祀子某云云然闕其有題不安於情今無主
孫先題祖字亦非誠實道理未知如何

長子無子而死其妻猶在以仲子主題題以顯考有題去孝字者士夫家類多此例而宗法至重至嚴姑令假借權攝已極未安况兄亾弟紹又有法禮在仲子言則兄嫂在而遽當主人之禮不無奪宗之嫌誠有一時不自安者矣昔金密陽昌錫以仲子當此禮嫌不敢當則尤菴先生聞而善之其家以其兄嫂主祭蓋周元陽祭錄有婦人主祭主祝之禮故也此見備要可考也婦人雖不得已主祭主祝不得有題三年之後亦不得改題此則待立宗子爲之耳○不立宗孫先題以祖考云云似大未安矣既不立孫則其

謂誰之祖考耶誠不可知也且攝字雖襁褓之兒有之而後謂之攝也初無可攝之地則攝字亦恐無義矣更合商之也○立後未易而奄至喪畢則吉祭改題等大節雖姑待立後而其他廟禮凡百亦多難僂長子婦告于諸龕列位以爲顯考之喪未立喪主故玄孫婦不得已主祭而宗祠體重婦人主祭本非正禮廟中小大祀事誠多礙窒姑使夫弟某權攝將事敢具事由謹告云云此後祝告皆言兄嫂某氏不得將事子或孫某敢攝昭告云云如何仲子雖自祝告以兄嫂爲主則既無嫌攝字亦有着落矣如何

答張垂天

九翼○庚辰

一篇遏慾存理之說皆用先賢所已言者證明之義理明白的當夫誰有改評者但頭辭引大舜人心道心之訓而因繼之以遏慾存理之義此以人心爲人欲也程朱晚年已棄之說也真以人心爲人欲則庸序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上智者生知上聖也聖人亦有人欲耶人心道心皆此心發後之稱也心之爲聲色臭味而發者即人心也顧此人心者豈聖人之所無耶以其由於聲色臭味故易流於人欲謂之危爾若直以此謂人欲則大失庸序之義正不可不知也

答黃壘

戊寅

考院之會誠一盛事同行既多濡滯有弊終孤諸賢留講之意令人歎負一紙百餘言寄意勤摯可見相期者淡程子言雖無益於彼必有益於此者真有此理若得對牀娓娓則必多警此昏耗者奈無縮地術何顧此耄界踰半如日下山雖有朝聞夕死之冀神枯氣落實無一步更進之望而尊亦老大駸駸向衰如不用已百已千之工策鞭迅邁則顧何以到得昭曠源頭耶幸益慥慥必自造而導人造之使士友無落莫也的讀何書之諭自媿農圃之先知而其好學

厚齋集卷之二十一
之意自不勝感歎也洛闕以後至我東諸先正其言
大小大義理皆自四子書出來四子義理府庫而四
子之中庸學尤多源頭說者於此慣習通透則程朱
書亦可得以言矣至盛論欲力於庸學者誠自得之
何待於人想已熟復而是書義理無窮正朱子所謂
愈看愈有味也果能無慳金玉以其緒餘入紙以示
者又豈非拙陋之幸令胤踵至深感辛勤之志而官
儒脊座行色且忙眉顏猶依倚况何可以叩其一二
耶悵惜之甚

答李子益

御龜〇戊寅

宗家無後則高曾神主奉安支孫家以待宗家立
後而勢難別立祠堂姑奉於支孫家廟如何
宗家雖無后如婦人有持門戶者則宜仍奉於宗家
以待立后而男女皆無則其勢不得不權奉於支孫
家矣但禮既言小宗合大宗之非支孫家神主各奉
於異處似好貧家此亦難措則不可以禮論也

答沈樂賢

庚辰

襲奠只設脯醢設銘旌後添一果字小斂曰奠饌
此乃漸備祭禮而每一節輒加一品耶
人之始死蒼黃悲遽不能一一全備故如是漸次備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設也是以古禮始死奠則以皮閣所餘置之於傍此則脯醢猶不備故也

杖期條不言父在爲母一段可疑

宋制不論父在父沒皆服齊衰三季家禮依時王之制無父在爲母杖朞一節而先生平日所論則本主杖朞之禮大全答郭子從問可考杖朞下附註祖父在嫡孫爲祖母云者亦父在爲母杖朞之義商之祖母喪中遭父喪者常時當持祖母服耶抑持父服耶

以義則祖母之齊衰重而以服則父之斬衰重互相輕重常持斬衰未爲不可然父喪已葬則當持祖母齊衰祖母已練則復持父喪未練之服過練後復持祖母齊衰過祥後仍服父斬衰以終之并有喪持服之節如此矣

發引遇哀則哭註每舍源流以三十五里爲一舍釋之竊恐未然其下言朝夕哭奠則此舍字分明指舍館而言也未知如何

舍周禮註謂解止之處此舍字乃一舍二舍等舍如今俗言站字之意是以三十五里爲一舍釋之也進饌時羹天產故屬主人飯地產故屬主婦耶

分奉羹飯以位而然天地產分看盛說亦好

夏之忠亦必有弊故有後代之損益忠之所以為
弊者可得聞耶損夏之忠為殷之質則周之所以
損益者當在於質不當更議於忠而今以損益二
代言之者何也

忠衷也只由中而發不知所以裁之則率多徑情而
直行矣徑情直行則人之心未必皆天理純然而人
欲蔽之由中所出者不能無人欲之相雜忠裏也質
表也損忠而尚質者稍欲制之於外以裁其徑直之
過猶少文而質勝不免於野故又損質而尚文損忠

而為質則其損質者亦所以損忠也此所以損益二
代云也蓋忠質之本也文質之末也質與文相參則
彬彬而至於文之弊勝則末勝幾本遠矣論三者之
弊則文之弊尤甚此孔子之反欲從先進之野矣

答尹殷叟 衡老○庚辰

太極圖說註不見其始之合不見其終之離云云
未知離合二字以理氣離合看耶以陰陽離合看
耶以無端無始言之似當○又按五行一陰陽陰
陽一太極云云猶言五行便是一陰陽陰陽便是
一太極也或泥着於註中推本二字以為五行即

一陰陽之所爲陰陽卽一太極之所爲此說如何
本註太極者以下特舉太極陰陽以言不相離不相
雜之義末端動靜陰陽之無端無始者亦以太極之
所以然者言則於此亦可見理氣之無離合也動靜
無始以下與上端理氣雙舉者其義似一例看也○
五行一陰陽以氣上言陰陽一太極合理氣而言故
恐致疑於推本二字也此圖說始言無極太極而以
及於陰陽五行之生下來至此節則摠結所已言者
自五行而逆推而言之溯本於無極又復順推而說
五行之各一其性者其本則亦各一太極也云此不

過一本而爲萬殊萬殊而又歸於一本也若以二五
太極混淪無間之意自在其中云則可矣朱子之意
則不全在此實言太極之無乎不在之實也夏商之

答朴泰陽 己卯

費隱之理無物不有而必以鳶魚形容何歟是理
偏在於動物而不在於靜處乎蓋其飛其躍之可
見者費也其所以飛所以躍之不可見者隱也吾
人與植物皆這理而先儒云證不得者何歟
道之費隱卽太極體用也氣之靜則太極在靜上氣
之動則太極在動上道之費隱豈不在於靜處乎其

言鳶魚者特以其飛躍之動物而以明理之昭著於上下者使人易曉之也觀此則凡形形上道無不流行而隱隨而各在者可推而知也盛說蓋字以下誠得之雙峯說人與植物證不得而必取鳶魚者甚局何物不可取而言費隱也饒說恐不是

交遊之間一見不是處則輒絕之者似是德量狹而仁恕之意不足見朋友之不是處商量其大小淺淡及不是之所因處終是大悖於義理者則不得不絕之而雖或不是小且淺而且有所由而然者則委曲而忠告之以冀其遷改如其不改則雖不至數踈而不必至於絕也若見善不能服行者立志不固而然也論語君子不重學則不固此亦氣質之病也持氣必厚重以爲變化之地則似可得力

答宋秀中

己卯

示意仰悉頃者宋生萬休以此事來問略得其梗槩矣凡祧主之遷奉於最長之房而祭之者禮也而諸長房遷奉之際奉安祭祀之節率多苟艱之故諸先正引家禮別子祧遷則立祠墓下以祀之禮有照而爲立別祠使長房主之而祭之別祠情禮既順故大家世族固多行之矣竊聞尊門別立之廟距先墓不

遠而且在諸族同居之村中祠宇齋舍亦甚整理守護之道可謂有備無欠長房既在一村之中則祧主依前奉安於別廟當祭之時躬進主祀似合情禮而聞以門內少輩私相爭較之端不欲同處將事以至祧主之移奉其所移奉初非出於奉先之有不便也無或有諸宗紛紜之議也愚於此竊有一言可以奉誦者昔老蘇作亭於祖墓之下歲率宗人祭其墓而坐其亭每以敦親厚族之意相告戒此正程張兩先生收宗族厚風俗之意也尊為一門之長別廟時祭之日與廟下諸宗同奉奠獻退坐前堂依朱子家禮

恭行餽禮仍以蘇氏告戒之事相與勉勵則其為一門之盛事豈獨專美於蘇氏耶

答趙晦卿 顯達○己卯

孤孫先遭父喪未小祥而遭祖父喪葬後擇日行先考祥祭而祝辭以孤子某為告與粉面所題有違再祥又至以孤子為祝如何前既措辭今不必更告耶

尤菴先生答人問父在母喪者父在時題其母主以亾室父亾後母祥宜以哀子祝告今哀示以此推之以孤子措辭祝告當然小祥既措辭祝告則大祥更

不必措辭耳

答李晦以

希暉○丙戌

今見盛論有意於篤志力學已令人喜聞且專用力於誠正之工又喜其八路之正矣第聖人教人先入小學以教其敬身言行之際涵養以立其本原此其下學之道而及至大學上達之工則一循八目之次而先於格致備知明新之如何而爲明新也然後行其所知終至於至善之地矣講學即格致之一事不可歇後看也學聖之道知行二者不可偏主以朱門諸人論之知行之純篤者甚少北溪諸人長於講說

而歉於篤行勉齋諸人長於力行而亦不免歉於知若朱先生之言曰論先後則知爲先論輕重則行爲重如足無目不見目無足不行此真知行不可少偏之意也盛意似以講學一事恐歸於口耳之學欲先務篤行此不然不講學而先篤行則所謂欲正其心者不知心是如何意是如何明德之爲如何也且遏人慾存天理心學之最先緊要而不知何者爲天理何者爲人慾則或不無認賊爲子認己爲人之歸是以佛學之清心寡慾專用力於操心而其弊至於絕類離倫猖狂自恣終爲異端毋論楊墨與禪佛其爲

厚溪集卷之二十一
異端則一也一經孟子闢楊墨廓如之後爲儒之學者雖喜佛學之彌近理而不敢遽從者終亦鄒孟之功也然猶自謂主於本原而廢講學者不過爲陸王之學實則釋氏之餘法而亦不自知也後世徒尚講學不事踐履者指存養爲鹵莽其厭支繁而求簡約者指講學疑口耳然畢竟聖人之學必先格事物之理後反諸吾身當行之道而次第行之堯舜之性之聖人之能事湯武之反之聖人之極工反之之道不先窮格而知之則其何以反之而至於性之也理氣之說本原之學不可以高遠而後之也程子曰聖人

本天釋氏本心天理也心氣也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聖人之學主理故終至純善釋氏之學主氣故終至異端是以堯舜禹以執中相傳中至善之理也成湯言恆性性仁義禮智之理也文王彖易而首言元亨利貞元亨利貞在天之性也孔子言太極生兩儀又言繼善成性而大學言明德德亦理也曾子受一貫之旨而於大學傳首釋明德以性子思言天命之性孟子言性善而下至濂溪太極圖說明道之定性說伊川之好學論朱子之小學題辭蓋莫不主理而言此正上所謂聖人本天也今欲爲

學而有志於大人之學者不究理氣心性之說而何先焉如小學書童子之學而書題輒言天道之元亨利貞人性之仁義禮智爲其不知此無以知人之所以爲人也近思錄不過四子之階梯則特是初學之書而首載太極圖說則理氣心性不可不先知也且冠婚喪祭是禮節之小者而自童子時所行之事與禮樂書數之文何可以先後看也今所云云只欲其知行之先後輕重一如朱子之說而做爲也此其爲學之大體說其修爲之要法惟在於敬字之貫內外徹上下也堯之欽明以下聖學工夫莫不以敬爲主

至程朱專言敬而大學正心章句特因孔子敬以直內之說言之操心之工捨敬字何處下手更商之

答安允福

甲申

允福陞職之後先考妣 贈牒已下改題主焚黃之禮欲待遞還則將致經歲之久欲使家兒替行未知不害於禮意耶焚黃時一獻太簡備要有所云云欲以三獻則當具飯羹耶

追贈改題宜即行之祭告之禮主人有故則使子弟替告而行之亦禮也今亦使令胤替行何妨凡告事之禮家禮告祝只曰謹以酒果虔告云而不言庶羞

則酒果外依薦時食例加設魚肉數器猶可具飯羹
備三獻自古禮至家禮無之丘儀三獻之說不可從
當依家禮一如朔參之禮宜矣○丘儀三獻之說古
禮所無雖不可從追贈改題禮大而單獻行事情
禮若終缺然依吉祭改題例當時祭之時前一日行
改題之禮翌日仍行時祭則似無欠闕矣

允福祖考墓在溫陽祖妣權窆水原將欲合窆而
水原他道也法不當越界欲使家兒替告啓墓待
鞠行到山下奔哭未知不害於禮耶然則成服當
於啓墓日設位行之耶奔哭日始成之耶

身既不得越界則不得已使子替告啓墓以爲鞠行
之地如待鞠行到山下奔哭揆之禮意似涉不安豫
待於境上停柩處仍行成服似合情禮未知如何至
於隨柩則設位成服之示遷葬服總爲見柩而服之
也未及迎柩之前成服似不然矣

答南叔謙

益彥○乙酉

庶長房雖無奉往祧主之勢不可遽然埋安其勢不
得不姑安於前長房之家矣但雖姑奉安傍題則當
以長房庶玄孫之名改題既已改題則不當仍奉於
一祠之內宜於別室姑爲奉安祭時則使傍題之庶

房溪集卷之二十一
玄孫主之可矣問解答辭末端不可以是人爲主之
語未知如何也不敢知

答李聖希

有沅。丙戌

繫辭下傳所論十三卦先言離終言夬有次第之
可言歟原經六十四卦以乾坤爲首繫辭十三卦
乾坤次於第四而先言離卒之以夬何也六十四
卦中止言十三卦而未及餘卦者何也

示繫辭疑義仰悉少時工夫既本不淡且衰耗精力
不能更究於象數之微奧者已多季矣今何以仰答
鄭重之意耶第其先離終夬者以此十一事之所作

爲實由世代之次第而言故也其乾坤卦之言於第
四者天下之人物漸成生理漸繁巨細器用不可不
具而至黃帝堯舜各隨其時制作得宜此神化變通
之義而誠合於乾坤變化之象故也本不由六十四
卦次序而言之也其六十四卦中只舉十三卦言者
制作之小小不可盡數枚舉而只以其大體之取象
者言故不及於餘卦也所復三段未知其必合於本
義而更於此實有所可疑者網罟耒耜交易三事皆
以伏羲神農時次第作爲而舟楫以下皆出於黃帝
堯舜以後之制其先後次第誠無可疑至造書契以

屏溪集 卷之二十一
代結繩之政在於伏羲之世而今其序次於十一事
之末此何意也文書符契之詳實後世聖人之事以
此而係之於最末耶此言後世聖人之後世二字似
不着於伏羲亦未知如何也

答金命集 乙亥

遠祖神主當以顯先祖考題主而旁書孝玄孫某奉
祀蓋家禮高祖以上始祖以下皆稱先祖而玄即玄
遠之意自高祖而上之皆自稱以玄孫矣既不遷而
祭之則妣位無主豈不立主立宗奉安之日當於正
寢設位改題此時妣位亦造主新題合櫝以奉矣鄙

家十一代祖以功臣不遷而長房敗亾不可以立嗣
尹尚書絳尹石湖兄弟諸人以子孫呈于禮曹以我
王考參判公別立宗奉祀而先祖神主失於兵亂故
改造主而題之其時祖父與石湖兄弟通議於兩宋
先生而其題之則如右耳

答申光弼

林擇之言士人所聚風俗優不好太學不如縣學縣
學不如鄉學遊士之不樂於太學已自宋時然矣然
自立繩墨是朱先生語我自謹飭一言一動毋或放
過雖自膠擾波蕩中何至浼我耶

答李壽民

經文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則知止有定
 為物格知至之功效也靜以下皆是誠正修等功
 效耶以知行觀則知止定為知靜以下皆為行耶
 知止屬知能得屬行定靜安慮是知與得之中間節
 次不可以自靜以下皆屬之行也凡有一事知此事
 之理者知止也既知之更無求知之撓則此心能定
 能定故靜而安可以慮其事而得之矣此四字非如
 誠正修之等級更商之
 格致之意願聞其義

格致之說既經朱子勘定又有栗尤諸先生解更復
 何說格物者謂人之窮格事物之理也物格者謂事
 物之理自詣其極也譬如人之往京城跋涉道路而
 往者即窮格之事也人既到京城則自此去京城之
 路自底其極者即物理之自詣其極矣是以栗谷先
 生謂格物之格窮字意多物格之格至字意多細審
 則可知矣第一事一物之理雖窮而至之此則屬格
 物而物格不可謂致知如程子之言今日格一件明
 日又格一件格之之多眾物之理皆能貫通則吾之
 心豁然無所礙滯始可謂知至也商量此意更將第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五章而審理之庶可得矣

正心章齊家章結辭皆曰云云獨修身章結語變
文言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何也

傳實承經文經獨於修身曰以修身爲本又曰其本
亂末治者否云故傳承此而特重言身不修不可以
齊其家云矣

答李壽民

格致誠意先後云云以一事言之先知此事之是非
善惡然後誠實做去此知至而後意誠也若程子言
但立誠意而格之云者以爲格致工夫亦必有誠實

底意可以做爲也然先知格致之爲何事可得以用
誠實底意畢竟知之在先而誠之在後矣中庸曰不
誠無物雖能知之不用誠意工夫其何以成就之耶
○工夫至於能格致能誠正則修齊治平實自然而
然然聖人亦不謂吾已格致誠正此以下無所事也
必隨境加工靡所不至矣且大學工夫非必於一節
上十分盡後始下次節工夫格物工夫雖不盡亦可
有誠正工夫誠正工夫雖未盡亦可以有修齊工夫
矣其用工夫次第節度不可一槩說

答權大叔

○丙戌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禮不許追喪若於離日回甲之時起居服食之節稍
變於常時以寓心喪者間間有之向季金判書有慶
幼未服喪而重見其大人沒世之回甲先於墓下構
數間草廬忌日祭罷卽往其先人墓號擗一慟以布
衫布帶墨布笠於草廬素食凡牀席衾枕器皿皆去
華彩先世忌祀外不至家一晷前朝夕上墓哭晷後
不哭而拜其間屢季除命皆不仕以終三季神氣
不平則一器肉饌置於牀下而略進之金台平日無
疾病甚強健故能行此矣若病弱老人何能爲此自
家心喪而已豈有別揀祭奠之儀妻子亦何有隨服

之義耶若或爲母而母喪在於父在之時則此亦服
晷年止之而以十一朔行練之意練限前朝夕哭練
後之諱日前亦朝夕再拜而已其後鄭參判匡濟亦
行此禮而一晷而止耳老人只爲情理之少伸而不
自量氣力而或致大段疾病則揆諸道理反歸不審
之失此不可不商量也

與郭鎮雲

壬午

令胤久曠對討不勝鄙吝之生尤菴先生自言老先
生以爲必須畱念於文章知作文法然後可以應世
而有用學韓文於慎齋云此朱子使受之讀蘇文之

厚澤集卷之二十一
意也文以載道文章若全魯莽則何以載道儒者於
文章固非歇後豈不并力耶但南華則詭誕之甚異
學之雄初學知思未立不能明辨而先見其奇瑰敏
妙之辭初雖非攻乎之意竊恐不但爲斯害也而已
果不知如何

與韓仲良

後遂○丁丑

士能哀書得於昨日初二出柩未免有水火患而無
甚腐傷不至有改棺匣棺之慮只將漆布而行喪云
驚念之中誠亦幸也第其六十季地中棺木無所腐
傷其非溫煖吉地可知畢竟遷奉寶若神相其幸如

何能書發引則似在初八間葬日則似用廿四云兩
似字甚不明白可鬱此行以舍弟婦遷葬在今十九
而勒行十三到公州新山山在維鳩向上二十里地
名棠洞也十三四離發一宿棠洞哭緬禮之柩更由
溫陽天安路歷清州而去十八九間可到青川蓋不
可臨時入去恩率觀葬計欲留葬前三四日故耳尊
行有意作伴誠幸禮遷葬餘有服者弔服加麻師本
無服師弟初喪是加麻之人遷葬加麻未知其必合
禮也或者謂若再見先師之柩豈尋常白衣而已似
當有加麻之節此語若是則顏曾思孟朱子謂先師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吾儕之於允翁雖未親炙豈非先師耶亾師遷葬謂當加麻則亦當於今日加麻矣然鄙人則欲依古禮庶人弔服之制白布緣淡衣加家禮弔條白絹幘頭之制以白布制幘頭而着之加麻則無之蓋弔服而無加麻未知於禮如何若加麻必是則雖行中亦可成之量之

答韓仲良

庚辰

家兒謂外忽遷除丹丘江山巖溪之勝素稱仙窟自五十季前始遊江門已有一往栖息之計無力自辦到今衰老則唯有夢魂踰躑往來自聞此報平日

所願言者庶可諧矣將欲借蟾村故友草屋於舍人巖側又謀一小屋於島潭之涯兩處往來留止半年或餘半年興盡則還歸故山使我成此則在渠養志無過於此已令其勿以途遠棄之未知此是出於老人之妄念耶抑是暮季奇事耶無以相對談此亦足悵菀丹邱之勝誠一宜遊翫而僉若一鞭來訪於潭巖之間則可謂奇事之奇矣其能成之否

答韓仲良

丁亥

支離此世目下無舊知心朋季歲相近可與執友惟尊若而人况看書之舊疑新得不可人人與議則繫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我明湖何時不耿耿在中耶此則癘病已矣尊亦老矣合席相對之未易終焉悵想而止吁可歎也念僕西遊香岳倚嘯鐵瓮歷登降仙浮碧等勝樓只在尊數季之前至與洪幼萬輩遠遊南路山川俱在七十之後老來遊觀亦令心志寬暢尊輩此時正可圖之近得英陽甚好得力致身太白一半清涼全局陶山白雲洞之類皆可一覽今秋則碎難成明年春夏使令季治來行李辦得一遊豈非好勝事耶願此委枕語及此等事無異病鶴之叫雲霄也亦堪一憐一笑

答申泰甫

大味○壬子

士喪禮緇衾頰裏無統註被識也所謂統似若衾領而喪大記統以組類爲之綴於領邊及兩側此則又非領也此果何物耶

鄙意曾亦以統爲領屬矣若其綴於領邊兩側者則以今世衾揀言之無此制未可知也第考喪大記註以爲無統謂被頭不用組紐之類爲識別此與士喪禮註大意無異而無來示所謂領邊及兩側云云之語願此考之未詳否未可知

答申泰甫

丁巳

士喪禮註皐長聲也下教嘗以長聲看作今人呼

人時發語聲愚謂長聲當釋以長呼今呼人時發語聲即東國俚語耳華音似不保如此

臯以發語聲看者果曾有是說矣嘗見嶺南之俗有此例嶺之聲音素稱有上古遺韻或其然否既無可據者何敢爲的論第某人復之語此非永其聲而引呼之者則臯之謂長聲終可疑矣

小斂未結以絞云云尤菴先生當己亥大喪未結一二絞以存禮意門下亦行之否

此段家禮云云蓋爲人子至情而不欲掩面則無以斂衣衾不欲結絞則無以使所斂者不散矣頃於初

喪時不得已施絞又不得已掩面而於面部則不忍緊結只令所斂衣衾不散而已至大斂稍加結緊當其時細心商量其勢不得不如此矣

辟領家禮用布方八寸屈其兩頭云云而向見門下所服衰則用楊註豈平日別有定論耶

喪服之制如帶下尺及婦人衰裳之類皆用古禮不必於辟領獨捨古禮而從家禮矣况家禮辟領之制出於書儀而書儀則實循俗制鄙意嘗以爲當與帶下尺衰裳之類一從古禮爲宜未知果如何

中衣是斬齊以下承衰者則五服不嫌同服矣

中衣之制以淡衣篇觀之即淡衣之一名在朝祭服之內者也五服之不嫌同服者高見誠是矣布之麤細當從本服輕重而有別矣

弔主人兩再拜世無行之者近故金元輔獨行之意謂門下所教今門下則略之何耶

受弔時兩再拜於禮誠然矣第主人之哭出西向再拜者是為賓之奠酌於靈座而拜謝之故古禮賓不答此拜而家禮從俗答拜云云若內喪之賓無入哭之節者則主人初無謝拜之禮只當有單再拜以謝慰問之意矣其果如何幸更量回示之

遣奠饌如朝奠之朝字金河西始於虞祭謂朔字之誤然則以上諸朝字不容有二義矣遣奠當兼設上食而先儒有先後行之者門下何從

祖遣奠并設飯羹之說冠峯玄友果主此甚力當時亦不之歸一矣第問解有夕上食後祖奠別設之語鄙於前後喪依此行之祖遣奠不可異同故亦於遣奠後上食時行朝上食矣

答申泰甫

戊午

紙末鄭重且承求助之勤却令人媿戢也自顧蒙劣豈全無意哉老大無所成而喪禍崩心殆且廢頽撫

屏海集卷之二十一
悼既切有何得而可推及人耶第見少友輩名為講學亦皆頽惰悠沉殆無人見其進步在己在人誠可懼惕正宜汲汲乎如將不及掃了千萬冗雜事故靜坐收斂提掇心神隨分講究隨力服行以勿失吾所卑庶幾或成矣高明之四十歲殊非少年幸亦留意於此必將慥慥二字貼在頂門而勿忘也心性所論向前文字近頗整頓不無可觀而無書手可以騰送他日相訪則可對商耳

答申泰甫

戊午

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

來論一而已則堯舜至於路人便是一箇之謂此全不是高明以單言氣之心謂聖凡無異故有此病矣此段文意非指聖凡賢愚之心言也只就一人之心而論心之體段發明人道心所以異之由矣蓋謂心之體段只是一箇虛靈知覺而以其有人心道心之異稱者心本一也而及其發後則或有為義理而發者或有為我之形氣而發者分其義理與形氣之發者名之以人心道心云今以一而已一句謂聖凡之心一云則下句人心道心將分屬之聖凡耶究其文意千萬不是豈高明看不及此而頭顱處一錯以至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此誤翻然改圖誠禱誠禱

惟微

微即熹微微小等意以如泉始發如火始燃等說觀之可詳

或生止之正

來論人心即人情之固有雖聖人亦有之其危而流於慾則凡人為然聖人不然此則甚然然自心氣也止不可為明證云云當日酬酢不得詳記而中間句節雖或有不必然者大體則似得矣夫凡物之稟理與氣之外更無一物理則純善氣有清濁此理氣體

段本色也在於人則稟那氣為形氣氣之精爽聚於方寸者謂心精爽所該之理謂性故性即理也無不善心氣也以其形氣之有清濁不齊故其精爽亦因其本色之不齊畢竟為心者亦清濁之千萬不同蓋凡人之心雖若是不齊自是所稟形氣之精爽故固能活轉流動酬酢萬變矣以精爽而較之形氣則謂之清亦可然較之聖人所稟純清純美之精爽煞有分數雖同曰精爽而實各有異其曰以未發之心觀之聖凡無別者凡人之心雖與聖人不同而自是精爽之活化故出入升降之際或有純清之時或有清

屏溪集 卷之二十一
濁分數不同之時其若值未發之境則氣機不動清自在矣當此之時湛然氣像與聖人同蓋心之氣既不能清則成未發不得且既清云則此上所謂純清之時者也豈復濁穢猶在其間耶此所以謂未發之心與聖人同而惟其未發不過霎時而旋復胡走昏昧者實其原初所稟精爽不及聖人之清粹故也其曰物慾之所由生者其引聲色臭味者即耳目口鼻之氣之爲而其欲聲色臭味之者實此心之爲也今夫聲色臭味之交於耳目口鼻也此心若元來清明無一分穢濁者則所應只當於理而毋一毫涉於欲

其心之有穢濁相雜者則所應也必隨穢濁分數而流於人欲其爲人欲雖由於耳目口鼻而實此心之爲之也若凡人心亦同聖人清明純粹之心而只以耳目口鼻血氣之濁駁故此心不免於慾云則所謂是心於動靜云爲不能自主宰只聽命於血氣而已譬如堯舜爲君而四凶蔽於下任其用事其爲政反歸不仁也天下豈有是理哉凡姦佞之爲國害者必因其君之庸暗也果如其君仁明主張於上則自能抑姦佞而行仁政矣今主宰一身之心既與聖人同其清明則豈以四肢軀殼上血氣之濁揜蔽之故

臭 臭

反不能自主宰一如無為之性隨此心作用之為者而獨不得為聖人耶除是聖凡之分專在於此心故學者工夫亦專在此心此雖有清濁之異本體活化故若加操存之工涵泳以養之則終能濁變為清駁化為粹而人欲退聽天理流行始可謂變化氣質而畢竟與聖人同矣若如近來心同之說則學者工夫只在軀殼血氣而變化氣質亦就軀殼上論矣其果成甚義意范氏形役云云言人之耳目引物於外而心不能無濁候惟其引而流於人欲其實心自流於欲而其所以流者因耳目引接之故是之謂形役也

此本非此心稟初清濁同不同之明證矣其曰氣稟云云無論聖凡人之形氣固氣之稟也孰不以形氣為氣稟耶然心亦氣也故只言氣稟則心包在其中如大學序氣質之稟云也若於氣稟之中分別心與形氣言之則如朱子所謂心者氣之精爽又如庸序中虛靈與形氣之云今盛言形氣之為氣稟此不可為爭端之明證更商之來諭凡人形氣至濁云云雖凡人何必皆至濁也此段義理甚大須細究更僕之以為歸一之地至禱至禱

天理人欲公私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形氣之私指我也如私門之私也至於不知所以治之危者愈危微者愈微天理人欲判爲公私則此私邪之私也上下私字當分別看也

執中

執中是心法之標準而堯舜禹孔曾相傳之學卽此也以此爲序文宗旨先言中字之義繼言以此相傳之迹及後來不得傳之由而末言子思之懼其不得傳而爲異端亂真故作此中庸之意其脈絡井井之實此可觀矣

顏氏曾氏得其宗

朱子以爲據見在事業顏子未必及湯使其成就湯又不得比顏子又曰禹比顏子又麤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麤觀此數說顏子之列於傳道復何疑焉又何少於傳說耶

彌近理大亂真

自周漢以下數千載之間異端之害吾道者說之痛快不覺歎歎石潭先生謂佛氏之害猶外寇之侵突陸氏之害如姦臣之誤國旨哉言也此彌近理而大亂真之實迹也然陸又經朱子之廓如也雖爲害於明朝而至於我東則無人敢肆然主張不至有易斯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道之慮而今日之最可憂者俗學功利之說也正學
之不明俗習害之也孰能打破這俗字以爲斯道之
羽翼也淡可慨也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書

答申泰甫 ○二

答金季初 復慶 ○二

答鄭士益 重謙 ○一

答柳德益 增 ○一

答玄季真 鳳謙 ○一

答南和彥 致薰 ○一

答李幼成 仁默 ○五

答金元輔 聖柱 ○一

答洪幼萬 一源〇四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書

答申泰甫 庚午

示諭多少并悉之伏聞 聖上銳意於良役之變通
 甚盛德事也良役之弊極矣誠不可不一番變通而
 試看今日紀綱人心雖有良法美制何可大更張為
 也結戶之得失未可論而恐非知時措之義也又不
 可以但已則毋作新法以擾無役之民心只就良役
 本事而稍變之減其半而寬恤之則猶可為一分救
 弊之道矣然亟行損上之政 肅廟以後所增加之

屏溪集 卷之二十二
軍布盡行汰削然後可作一匹之役也潛谷之設大同法也後來所加之貢案不得釐正而爲之故猶不無後人之慨惜今日朝廷其誰敢爲潛谷之所不能爲者耶要之目下事意非不美難得以善變恐反爲無限之弊而終作難言之憂也安危存亡皆在於天亦奈何紙末奴婢法云云若可以大要張則此亦宜在革改之科而今日豈合言此等事也事當否不須言晦翁云云既無晦翁許大見識又無晦翁之陳趙汪留而欲言則妄也恐高明之見不到此也舊伯以其冊子投示欲聞可否晚乃略有云云似其先入者

己難擺脫也別幅四條亦領之既以入直省記而無入直之事則此上欺君父也大不安雖要於堂上而變通之朝廷必無勿令入直之理與僚官相議隨省記入直之外無他好處置僚官雖或不欲亦不可論勢將從省記排次我自入直而已但自今入直則必有多少資力可了若他無藉手則各司例有逐朔邸價以此備用亦可雖末司小官事關欺君何可自蹈位田之稅不可不徵然流弊之久郎官不能自專而上官或無意相助則亦奈何凡爲官之義事大而無舉職之道則不仕可也雖無舉職之道事小而不至

爲辨去就者則己之而已今此所示似非去就論者
試觀其輕重難易而爲否之不必至於取辱耳剩米
云云此等物無論小大不八己用好矣必至還報則
反歸屑屑且本署元來藉此而粗成規樣則盡數還
報將如何區處曾與丈巖公論如此等事其言蓋如
此聞其曾自處者亦如是矣及見朱子與王運使書
事或有未盡於十分道理若有拘於所管之司亦不
得不隨例應副此亦爲公也必欲清快於自己而終
至貽弊於見司則亦不可第於彼此輕重極商量之
如金秤上秤出來則自有道理若毫分不八己則無

干國賦此則賢者必自遠之何媿於私義耶末端示
諭誠難言如爲親或爲貧抱關擊柝之仕低徊末僚
者出處何須言然平日讀義理之書者自處要自好
則亦不可一切放倒也一時之隨例公參異於私謁
者盛見亦似然矣然此亦程子所謂第一等讓與別
人也間有有志之士猶能不欲爲而不爲之則人孰
謂其過也科舉本非第一等義理且自近季來尤難
涉迹而雖稱自好之士未聞以此自停人亦不能勸
人止之抑所謂第一等事難乎見於衰世而人亦不
可以勸沮者耶僕嘗有不敢知者冉求仲由既與於

屏海集卷之二十一
四科之列則亦可謂孔門高弟而季氏即東魯之僭
逆也甘心臣事之何也况如由也以未之能行惟恐
有聞之勇若聞夫子之一言豈終至於不得其死耶
夫子之其無一言以警之者亦何也今之仕宦者僚
堂之間雖有不便之端自是公朝官爵則其視無恥
於季氏家臣者不啻間矣然閔子有必之汶上之語
則去就之義本自有其道第商之

與申泰甫

辛丑

春仲枉宿爲慰迄不可忘也早炎仕候如何此孤居
木食依舊揀子幸耳向士友間盛傳足下與沈信夫

書誠莫知其何故而且然且疑其後信夫自暘谷會
下數宿而去問之果然驚愕駭歎愈久不能已高峯
於武定一事不無差錯於士論故栗谷經筵日記
特示微意未知暘谷何事類是而用此筆法耶不但
引論失倫字字侵弄句句妄謬惜乎吾人口頭發此
話法也足下之於暘谷以私則父兄之同門儕友也
以公則斯文之先進長德也未論知與不知親與不
親其在後輩尊禮之道豈可若是之慢且侮哉况朋
友五倫之一若其志同道合兩相知與則與世之詡
詡強笑語自謂親好者其義有別僕於暘谷自視魯

厚溪集卷之二十一
蔑雖無可合之道其志趣氣味之同則亦嘗無媿於一倫而足下平日視僕亦非比尋常世交其所稱謂固自不安而足下之所鄭重者可知今於僕比倫之地不少顧藉全無謹畏之意是豈處我以鄭重之道哉人之聞此者莫不駭聽而其張口大言者皆以爲某之徒寧有侮暘翁者也疑咎之言至及於此漢而若僕愛惜足下者則此猶不暇顧也其待暘友者何其太薄也出辭氣者何其不遜也中心駭咄歷數月而不自釋也既有所蘊寧不一摠於足下在足下者雖不審於前亦豈無尋思善後之道幸猛自反省也

或冀有寒暄之書則必有及於此者久無來音聊作此八禡未知以爲如何

答金季初

復慶○癸未

異姓親結婚觀於小學所載呂榮公事未論遠近津之中華禮法之俗更無疑矣不但此也黃輅以朱子外孫爲朱子之孫婿故尤菴先生平日正論不以異姓之戚拘於爲婚後學之所可法者其不在於朱子尤翁耶况所示議昏之處四易姓而寸數又非四五之近則似不須疑貳也

答金季初

癸丑

示意悉之既冠則當用成人之禮而某人之子是取他人為後則此四種所謂正而不體也本服葶年之外不得加矣尤齋先生雖有所後子不可以不體之論而此一時講說似非晚季定論更詳之如何晦初間欲往省黃循而計將即還恐難相奉耶

答鄭士益

重謙○辛巳

大學序文下新安陳氏註此序分六節

大學序文自是小文字一統說而北溪既有分六節語必欲分之亦不無段絡來示分節似不然條列于下○第一節自大學之書止教人之法也大學之書

即大學教人之法故此其一篇之大旨也○第二節自蓋自止復其性首節槩言教之之事此言教之之實其教之者即明明德也明德以性為主故教之以復其性也既能盡其性而又能使民復其性則此明明德新民之止至善也大學綱領都在此矣○第三節自此伏羲止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既言教之之實故此節繼言自古教之之法而兼言小學教人之先於大學以明教之之有序也○第四節自及周之衰止以發其意此節言聖君不作教人之法已廢孔子為誦聖王教之之法以傳於後世之意而大學書之

所由作也○第五節自及孟子沒止壞亂極矣此節繼言孔子所傳教人之道至此而不能傳以至壞亂之極也○第六節自天運循環止篇末盛則衰衰則復盛理之常也自三代至宋而聖人之道或在在上或在下盛衰不一以至程朱而復盛此大學章句之所自作也

朱子論學必以復性初為綱領曰人性皆善明善復初者論語首註也曰人性之綱以復其初者小學題辭也又於此序文特提性字四致意焉陳氏舉此數條以明之明德不外乎性之一字云云

朱子論學一段所論得之而朱子之論學必以性為主者實有所受自古聖人論學以理為主故堯舜禹湯以中字相傳中即理也繼以孔子太極生兩儀者亦以理為氣之主而其語顏子則以復禮語曾子則以一貫禮與一皆理也且以教人之法授曾子則首言明德曾子傳之以性為主自是以來其所以相傳者子思之命性孟子之性善皆一串義也濂溪承絕學於千有餘季之後而特言無極而太極為陰陽萬物之所以主者伊川之好學論一遵圖說而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云者洞明儒釋之所主有心性之別

此朱子之所以小大學序及論語首章註明善復初皆以性爲主朱子之有所來歷者學者不可不知也
盧氏直以明德爲本心而遺却實體影外說去無一字及於具衆理之性而畢竟大脫空無下落於
朱門聖學果如何哉

盧氏說明德只是本心云云本心之說始出於孟子此則萬理具足之心謂之本心也與後來只指虛靈謂明德者有異矣盧氏之說不可全斥而栗谷之非之者以其分虛靈二字謂寂感之失也更合商之心之虛靈或以爲有分數或以爲無分數

心字之說最難究竟第朱子言心氣之精爽程子言氣清才清氣濁才濁而朱子以才爲心庸序以虛靈知覺爲心之體段而語類以虛靈爲氣則單言心之體段只是氣也明矣以後來栗尤兩先生說觀之栗谷則直曰心氣也又曰善者清氣之發惡者濁氣之發與先生本說發之者氣之氣字一般是心也尤菴亦以爲心如器性如器中之水其以心性分理氣而以氣屬心也朱子又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蓋氣之不齊氣之本色心之以氣言者諸先生既無異辭朱子之言又如明白心之氣之人人不同

厚澤集卷之二十一
固不須疑也虛靈不昧雖氣之至精微處栗谷直以
優劣言之虛靈之謂無分數者終不成義理鬼神朱
子以爲陽之靈陰之靈則宇宙間氣之精者莫如鬼
神而明道有曰濁非神耶其於二氣之靈猶以清濁
言之則聖凡虛靈豈無分數之可言耶栗谷優劣之
說終是卓爾之見不可不從也且心性以道器言之
則性爲形而上之道心爲形而下之器形而下者豈
有一例無殊之理耶陽谷虛靈無分數之說時伯之
言然矣當時與陽谷講說惟此一段終始未契至今
不能無疑焉陽谷之言蓋謂心氣也其氣則聖凡千

萬不同而虛靈則光明也光明則初無分數云而今
主心純善之說者亦曰虛靈有分數則明德亦有分
數以此而爲心純善之證陽谷虛靈皆同一段言雖
同而其義則實大有異矣虛靈有分數則明德亦有
分數云者元來主心純善者之言也蓋謂明德之人
人皆同以虛靈之聖凡無分數故也此說不識心性
一而二二而一之意也何也孟子謂人性皆善程子
言性則堯舜與塗人一也此單指心上所該之理而
言也朱子學序以仁義禮智言明德明德以性爲主
也明德之人人皆同性之聖凡無不同也其明德之

厚溪集卷之二十一
恐有分數者不以性爲明德之失也今以明德主心
看明德人人不同何啻聖凡之異也德具於虛靈不
相離故有似一物虛靈心之氣德性之理分言則二
也明德主性而言虛靈雖有分數何害於德之無分
數也

性之本然氣質云云

未論本然氣質性一也性字從心生性卽理也而其
所謂理者指人物形氣上所賦之理而謂之性也陳
北溪言凡言理者指天下公共之理也理之得於我
者謂之性栗谷曰理之在形氣者謂之性其不在形

氣者謂之理可也何可謂之性也就人物形氣上單
指其所得之理曰本然之性以此性兼氣質言則曰
氣質之性也兩性之異其稱只在於單指兼指之間
而性則誠一也且性理也理一也人物本然之性似
乎皆同而朱子之言曰觀萬物之異體則理絕不同
性字單言則雖其理也而從異體上言故其所謂理
者隨其形氣而理絕不同此人物本然之性所以不
同也是以就人之形氣上而言其本然則仁義禮智
是也就牛馬雞犬而言其本然則牛耕馬馳雞鳴犬
吠是也以此本然之性兼氣質言則溫柔之仁或反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爲阿諛剛毅之義或反爲彘戾耕馳鳴吠亦各有善不善者此兼氣而言也於此詳知則一性而二其稱者庶可躍如矣

宗人鄭壽輪之子先已出繼其後壽輪又爲出繼兩所後家爲無服之親也壽輪之子先出者爲壽輪所後父當何服也昨歲壽輪所後父死而壽輪之子服降期一等之服果合禮意否

父子皆出後於人者類多矣生父之所生父所後父皆爲其生祖俱宜服大功今若以生父之所後父爲生祖而不服父之所生父又或以生父之所生父爲降期一等之服者誠得之

答柳德益

增○辛亥

喪禮三殤降服圖下曰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又曰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不從中字皆從上下字何也

考見三殤降服圖可知於本服大功長中殤皆降一等則長小功而中總至於下殤則無服故中從上而同爲之小功於下而服總蓋大功之親雖下殤不忍其全無服也若本服小功則於中殤從下而無服矣

下方齊衰云云是妻爲夫黨故稍異於本宗之殤矣
中從上云者從上一等而爲小功也

答玄季真

鳳謙。辛未

我國之俗雖先櫛後盟中州之俗安知不先盟而後
櫛也內則本疏以櫛訖加緹次笄次總次冠次服依
事先後稱之盟之在於櫛前可知果如來示盟之當
後於櫛而先之則疏家必不於此以依先後稱之矣
第盟櫛先後不必較也少者之禮當日日晨起而盟
櫛之也疑此先後而拖至於小梳之理髮則恐太穿
鑿而昧於大體也

若藻藉之承玉然七字內則疏語也藻藉周禮之繅
藉也疏繅織絲爲之又註繅讀爲藻率之藻蓋藉以
玉公伯子男圭璧之物繅藉藻藉一物而二稱也周
禮天子之鎮圭尺二寸云其藉之爲尺二寸無怪然
周禮疏謂繅可垂可屈則廣於玉矣鄭氏謂各賦其
玉之大小無據也未知註與疏何得何失也
古禮廟與墓不無輕重廟則有祭墓則無祭且以孔
子之言觀之古也墓而不墳又曰古不修墓蓋致隆
不及廟也以此檀弓云墓則式而祠則下耶然今不
可以此檀弓說而不下墓也疏說之以墓爲他人墳

全不然此過墓之墓與上哭于墓之墓爲眼以下墓字爲他人墓則上所云哭墓者亦哭于他人墓耶疏說不可從也

死於車則猶可置屍於車上屬纊而復之以綏死於馬上則勢當下於路左屬纊而復之矣其復之也當於屍側立而復之而行中若無他衣服則其所服之帶似可蓋次於衣服也不然則死於戰者復以矢禮也以扇以鞭亦不無其義也

不惑與不動心皆以無所疑惑之意釋之而不動心註以爲孔氏不惑亦不動心之謂也不可以輕重淡

淺言之也

雲龍風虎皆以類相感者而旣曰龍陰物故濕氣蒸然而雲生云則虎金屬威猛之物故商飈自感而至亦不足怪也未知如何

星有陰陽五行之分屬而星書謂北斗居陰布陽以此而謂之屬陰耶北斗在北南斗在南以南北而各謂之居陰居陽耶南北斗之分司生死誠如來論其以北斗屬陰者果以此耶詳考諸星如何

其中必有大美惡云者泛稱也蓋言有大美焉必重複書之有大惡焉亦必重複書之今此再言首止書

屏溪集 卷之二十一
之重詞之複者以其有美之大者也美惡之惡字文
義不必爲疑

鄭伯之逃聖人之貶之十分義理也胡傳之既抑而
又揚之未可知也惠王之以愛易世子非義也諸侯
盟于首止將定其位其事是也則鄭伯之逃歸而不
與盟宜乎見貶於聖人也況以諸侯之尊而作匹夫
之逃何能免其貶耶胡氏反以鄭伯之喜於王命謂
尊天王而處權之中天王之事既失於易樹則爲鄭
伯之道者宜諫於天王而與諸侯共定世子今反逢
迎於君惡何得爲處變而不失其中者耶尤可疑者

胡氏以鄭伯之逃歸不盟爲處父子君臣而得其中
則又何於桓公之與諸侯盟于首止以定其位謂一
匡天下而大稱美也胡氏之義理終不可知也

自空凝結云者亦天文書星隕爲石一意星隕爲石
亦非自空凝結而落耶既有石隕之變則自空爲石
而隕也無疑

遵先王之治者不過遵先王之心與道而已法制則
當隨時制宜井田不過爲均田之意今欲均田則不
必井田爲也以卽今之田詳定六等之制又精量長
廣尺數然後依古制以八口爲一戶而授田一結或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一結餘量宜均授則其均田之意無異於井田矣但此必聖人有作而人心歸於一兼并者不敢怨然後可行以今人心世道豈敢言此哉即今奴婢之法萬古無此例矣箕子八條中盜者贖爲奴婢者只是限其身爲其人使役以防其爲盜且中原奴婢之法亦衣食於人者爲其僕役豈如今日之雖百世世爲人之奴婢哉既係公私賤則雖有通天之才無以許通天生斯人初豈有貴賤之局定哉愚每謂聖王有作則必有所變通也貧賤而衣食於人則僕役於人亦天理也此則固不可禁矣然公卿大夫士庶宜令

各有限定而此亦限其身而已其子其孫則不拘於仕宦可也此蓋大變通大更張之道亦非今日所可議也不識時世只以法美而欲行之則反使人心乖離世道紛亂奈何

專取闕閱唐宋以來末世之弊而我國宣廟以後尤甚草莽賢才無以收用誠非立賢無方之意此則雖在今日在上者誠欲變通則豈無其道顧此巖穴之人凡於世間事何足道哉平日言議不及朝政不須言也

答南和彥

致薰○庚辰

示意悉之忌日雖與節祀相值禮無疊設之嫌墓祭則雖同日疊祭所祭處各異既無嫌祠堂時獻非祭也尤無嫌焉來書有夕行節祀之云何謂夕行耶忌事撥後即當行節祀爾

答李幼成

仁黜。己酉

大學一篇似皆出於曾子之手而章句云曾子之意門人記之何也

曾子門人雖記曾子之言而十章之意實出於曾子則固可謂曾子之傳矣其謂門人記之者傳中有曾子曰字朱子之謂文不出於曾子之手者蓋以此也

不忍人章言仁義禮智而不言信事親章言仁義禮智而又言樂字何也

何但於五性而只言四德雖單言仁而五性無不包矣又雖添言樂字而亦無加焉事親之仁從兄之義無所勉強而歡欣之至則樂自然生矣樂蓋言仁義之十分盡處矣

朱子於七月篇解索綯曰索絞也經界章解索綯曰綯絞也二說不同何也殛鯨之殛舜典註拘囚困苦之孟子註誅也二說不同何也

索綯大意絞索也互看固無妨而殛字之訓誅誅不

必殺之之謂亦有誅責之意或以此通看否

太廟祝文式自 太祖以下各室皆稱孝曾孫嗣

王臣孝子孝孫隨位改稱而於 景廟稱孝嗣嗣

王臣以其繼世之義重故亦稱孝字耶至於 永

寧殿自 穆祖至 桓祖皆稱孝曾孫嗣王臣於

定 文 端 睿皆稱嗣王臣於 德宗稱國王

臣獨於 仁宗稱孝曾姪孫嗣王臣抑未知因

仁祖廟所稱而承沿不改耶既稱姪又稱孫何也

一廟之內或稱嗣王臣或稱國王臣未知如何

太祖以下各室孝曾孫嗣王臣之稱固正當而 永

寧殿 定宗以下四位與 仁宗 景宗似無差別

而其有不同者 廟禮誠有所欠缺矣 定宗以下

四位不稱孝曾孫者似以有孫之故也 仁 景兩

位只稱孝字似亦以 宗廟之禮繼世為重實有祖

孫之義云也而 仁廟祝孝曾姪孫之稱於禮未知

有據 景廟祝孝嗣嗣王之稱四字之內字疊而意

疊今於四位祝如兩位而同加孝字於兩位祝文如

四位而只稱嗣王則六位所稱皆用孝嗣王臣四字

矣繼世之重既著異同之嫌優絕考之禮意既無差

舛揆之人心更無不安矣至於 德宗稱以國王臣

廟義集卷之二十一
尤似無義意既追崇入廟則與元宗事例宜無別焉且列聖之爲德宗血孫者又與元宗無異矣元宗位既稱孝曾孫嗣玉臣則德宗何獨只稱國王臣而已耶曾在肅宗丁卯禮判南公龍翼以南相九萬言陳稟收議未及釐正而又於戊寅端宗題主時更有此疑難而因崔相錫鼎議依前題主誠可歎也

自太祖至元宗而大王位則只稱某祖某宗而無祖考字王后位則并稱祖妣至仁祖室稱皇高祖考妣而以下考妣隨位改稱此乃太

廟常用之祝例也於大王不稱祖考而於王后獨稱祖妣未知如何更考宗廟儀軌定宗以下五室王后位不書祖妣大王與王后所稱宜無異同王后位既稱祖妣則其於大王位不稱祖考人情既不安且於高曾祖以下四親皆稱祖稱考則於遠代而不稱祖考者尤似不安元宗以上至穆祖似皆當稱祖考字一如祖妣矣

答李幼成

辛未

玉山講義曰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云云

然則智之一字獨爲義之藏而不爲仁之藏耶
在天之元亨利貞在人之仁義禮智皆氣上標名者
也此蓋陰陽既分而爲木火金水故天理人性亦不
得不各以四字分別稱之也或以元與仁統言四者
或各從四者而偏言之而偏言之中以陰陽爲大界
分故於人性之中必以仁義對待言之易所謂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者此也是以講
義以仁專言之則謂仁固仁之本體而義禮智皆以
仁之斷制仁之節文仁之分別言之至以仁義對待
則曰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藏也蓋必如是言之然

後仁義禮智縱橫錯綜義無不該復何疑也陳器之
書云云器之實問講義故先生答之如此講義非出
於此書也智有藏之義云云先生已解於原句之下
更何贅之陽生於冬故謂冬有藏智能成始成終謂
智亦包四端此所以爲藏之義矣

七情或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或曰喜怒哀懼愛惡
欲蓋喜字既有樂字意則懼字似是栗谷先生以
恭敬屬懼以懼屬禮而子思只言喜怒哀樂而不
言懼何也

心之始萌發者謂之情思傳之只言喜怒哀樂不必

屏溪集卷之二十二
少禮記之備言喜怒哀懼愛惡欲不必多以其心之
發而言之七者之外又豈無可以目之者耶不可以
四以七爲拘也以懼屬禮栗翁說誠好矣

答李幼成

父母喪同在一月而兩大祥有故退行於將禫之
月同日行之耶異日行之耶禫月始行大祥則禫
祭何以爲之先行祥事又行禫祭於月內耶
父母亾同在一月之內而大祥有故退行則同日設
行似無不可而各服其服各除其喪節次礙掣苟簡
以初中丁各行祥事似得宜未知如何昔有正月當

大祥者有故退行於二月禫月本在於三月而尤翁
疑以二月祥三月禫則有違於間月之禮間月而禫
於四月則有違於過時不禫之禮矣來示以祥月禫
爲言比尤翁之疑尤有疑焉何敢有斷案之說以犯
汰哉之誚耶第祥事雖有故而退行於禫月二十七
月之限則自在行禫於同月之終丁於禮似無不可
更宜博詢也

答李幼成

問解禫吉祭也身有重喪不可參也又曰父喪中
不可參祖母禫然則於諸父禫祭禮不可參耶

禫雖向吉之祭終是三季之制而哭泣之祭矣身雖有喪祖父母及諸父禫參之何妨問解說不敢知也

璿璣玉衡渾天儀云云

璿璣玉衡本制古無傳焉渾天儀始於蔡邕詳於錢樂卽今所存皆此制也書傳圖所謂璿璣玉衡圖者只是渾天儀而直謂之璿璣玉衡圖者誤矣虞舜時真制何以的知其與此同也尤翁書所言鄙作似是渾天儀之說也曾見華陽書室有渾天儀廢制聞則白江李相國庶子敏哲所作云、

九菴集二十九篇十六板有當盧二字三十六篇

第五板有善弱二字當盧善弱之義未知如何當盧詩韓奕章鉤膺鏤錫註馬脊上飾曰錫今當盧其下孔氏說尤詳考之也善弱本出歐陽公墓誌可考也

栗谷先生於四端則曰善一邊於七情則曰兼善惡其義何如又曰四端七情正如本然之性氣質之性其義亦如何歸之氣質則氣質之性自有粹駁之不同

朱子言惻隱有當惻隱不當惻隱羞惡亦有當羞惡不當羞惡四端之有善惡朱子已言之四端統言則

屏溪集 卷之二十二
情也豈無善惡也孟子每主性善而言故特舉仁義禮智直遂之端而言之故孟子所言四端善而已栗谷之以四端爲善一邊者亦以孟子所言而言之也以此而凡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謂之四端而皆善云則全不是矣至於栗谷之以四七謂如本然氣質之性者孟子所言四端只是善一邊與本然之性純善者同七情雖性之發而氣發上立名故亦與氣質之性之兼善惡同云爾或者以此而謂四端發於本然之性七情發於氣質之性大失栗谷本意矣此不可不知也

酒曰清酌既不用酒則清酌或改以醴酒耶
今雖拘於朝令祭不得用酒祝文則不可去清酌二字蓋愛禮存羊之義也

中庸首章只言中不言中庸至第二章始言中庸何也首章何不特書孔子之言如大學經一章之例耶

孔子始言中庸實承堯舜執中之中而子思敷衍中字兼未發已發之義特言性道中和之說以爲中庸首章而篇名中庸言中則庸在其中不必庸字之并着而爲可也大學經一章三綱八條自成一篇體裁

曾子逐段而傳義而已中庸則孔子雖說中庸二字而無一篇文字可以為經子思不得已演出中庸二字自述首一章摠論中庸大旨而其下十章雜引夫子之言以明中庸之義此程子所謂孔門傳授之心法者也其實與曾子之傳義無異

第三章出於論語而中庸加能字論語無能字者何也中庸以道言論語以德言以德言則不消能而能在其中以道言則有能有不能故耶

第三章鮮能之能字實出於孔子不可能之能字不須疑也雍也民鮮下雖無能字自包在能字之意而

中庸必加此一能字者自古後人之襲用前人文字例必加詳子思之必加夫子所不着之能字者果欲加詳而已非有別意也來示以道德云者意亦通

答李幼成 庚辰

別紙悉之專享之祠則師生不可並坐如紫雲書院以沙溪配享遜巖書院以尤菴配享此白鹿書院以兩程配享濂溪之意也竹林書院則祀靜退栗牛沙尤六先生而並肩列奉此即竹林精舍濂溪伊川並列之意也况此紹賢俱是配朱子而左右並列則雖師生并坐塵尊之義重有不可他顧矣亦由禮偶坐

不辭者同例耳他日追配尤翁則勢當移奉沙溪於栗谷之下矣此不可不預講之也示毋不敬圖一依詩首思無邪圖例固無不可而但象數則猶可圖義理則尤難圖成後賢所圖者濂晦兩先生圖外例難無疵圖不必爲也第五經五書皆可有圖云則當各取其大義而圖之如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可也易圖雖多其全圖則莫要於先天方圓圖當取此而春秋之大一統實在於春王正月書之堯舜三代相傳而爲治平之本者無出於人心道心精一之法皆可圖之論孟則栗翁既以求仁爲己遏慾存理爲二

書之要旨論語當取仁說圖孟子當取栗翁心學圖小學與學庸圖已在於十圖中而退溪小學圖無疵權氏庸學圖似當改作矣來示近思錄人心道心圖云者此指心經所載林隱心學圖耶此圖不專爲人心道心說而本稱多疵退溪天命圖亦不無疵處而元非專爲中庸而圖之也不宜取於中庸也書春秋庸學四圖係是新圖而庸學鄙人曾有圖之者書春秋兩圖欲足成之以備十圖則誠好高明既始有此意兩圖從近成之以示如何

答金元輔 聖柱 ○ 庚戌

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者固是聖人之謙辭而非如農圃之真不能則章下遂指謂聖人所不能者何也且所謂道不遠人云者只所以明夫平常而無詭異非直謂淺近易能之事則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未必不包其中而但謂之夫婦所能者亦不能無疑矣

義理十分處固亦不遠人爲道而道不遠人者蓋指卑近處言也夫子所謂四未能者固亦卑近之一理而蓋指十分盡到處也卑近者夫婦之所能而十分盡到者雖聖人嫌不自居卑近與十分處實言其費

之廣矣○夫子之自謂未能者出於聖德之謙辭初非真有所不能而章句以某未能謂聖人之所不能者亦非真以夫子爲不能於此只引夫子自謂未能之語以溥上章聖人之所不能者要是借其未能之語而對待於夫婦之能行者以明費之廣之義矣

心經贊屋漏有媿以朱子註說考之其不可屬乎過人慾邊無疑矣西山之屬之於此者何也

不媿屋漏自是存養工夫以中庸末章觀之屋漏屬戒懼孔昭屬慎獨其所區別者可知西山之意本如是恐元輔之看處錯也是贊中分屬於存過兩邊者

錄在下方覽之也克治以下不必以經中正文一一照當蓋正文之不舉於贊者亦多矣其文字之明白舉論者何可切切攬屬耶克治存養乃存過工夫也上面既以兩段工夫雙下說來故於此又合而言之其下只言道心者亦於兩道工夫之中特言道心為主之意而末又特揭敬字以見此心多少工夫莫不歸宿於敬之意也○戒懼謹獨閑邪存誠特分存過兩邊言之而上帝屋漏四端于諒牛羊皆存天理邊曰忿四非意必雞犬皆過人慾邊也一指簞食兩段即精察於天理人慾之際也

道心惟微止異於禽獸

此段文意本難看蓋謂義理精微處則實難見得如利害之最易見處是粗底然鳥獸則猶己有所不知者矣况義理微處豈易見之耶人心道心之所以異處只爭些子此正是精微處也如人之於禽獸絕異之甚者而孟子猶謂之其所以異者幾希則况人道心分處豈不微乎

三先生言敬○三先生之言固無二致而其主內外而言則頗有間焉正與佛氏見得兩項之意同蓋程子之言不走作底意多謝氏之言不昏昧底

意多西山所謂合而用力内外交養恐尤親切耶謝尹之說皆從裏面說程子主一無適之論實兼内外不但兼内外惺惺與不容一物亦主一無適之爲也潛玩之也

損之象章五峯說氣感止可制釋疑云似指怒也

然統以七情看尤有味○若指七情之已流爲人欲者則固宜自反而斷之若只是七情則只可約之而已何必下斷字耶

以其有狂字故釋疑謂似指怒云云耶然其曰統言七情者似好矣此言不可制云云則其七情之過者

情之過處皆入欲之爲也斷字何可疑之也

顏淵問仁章附註張子曰天體物云云其下朱子說似以體物屬分殊看體事屬理一看固當如此看耶做他那骨子釋疑云他那彼也指事言云云愚意則恐當統事物看蓋既曰凡言體云云則凡字當爲統言之例而似非偏指者矣

朱子說體物體事其言似稍異而其義則同蓋物物皆由天理出者言猶事事皆由仁做朱子之說如此然物物則可謂皆有天理而事事則不可謂皆有仁故只是文勢稍異不必爲疑體字之統事物兩頭言

之者來說是釋疑雖單言事而似當通物字看如何
張子又曰學者且須觀禮止養之之術只舉言動
者何也

張子方借四勿言四勿乃動上工夫程子既曰制於
外者所以養其中其勿之之工乃所以養中之術也
西山以勿當思未見其不可但其所謂正指心而
言云者微有病而釋疑全非之何也

西山以勿當思鄙意亦尋常好之正如來諭矣
君子反情章註南軒又曰詳考止此也閑存是聖
人之學而歸之於下學可疑

防閑邪心雖是上達事其所以閑之之工不過於正
衣冠肅容貌故南軒之意似由於此而第以閑邪直
謂之下學至以存誠屬上達則可疑

西山說惰慢止外八也惰慢邪僻分屬內外似近
牽強

惰慢邪僻無非此心之為而惰慢生於四肢邪僻由
於心術西山之分內外不必謂之強牽

夜氣章附註程子說事為之主止患乎小註云事
為之主只是此心收在一事上不走作耳信斯言
也事為之主已是敬也又身用復言主敬之功耶

心收在一事上不走作如着衣須着衣喫飯須喫飯則果敬也若此事爲之主云者既比之於數珠則不可謂敬之全體也是謂之不如心主於敬之爲十分正當矣末端數珠云云更詳之如何

朱子說定之以中正仁義止最緊要截斷二字釋疑云問者患多思慮故以此二字爲緊要其意未詳若曰截斷思慮則恐有近於強把捉且當官事多時不成一向截斷思慮未知如何

所謂截斷非如釋氏作死灰樣只是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其動也仁而其靜也義也既謂之義是截斷則

豈合斷絕思慮心無所管耶此等處當活看不以辭害義可也

人心道心章附註真西山說銛鋒悍馬火燃泉達云云人心之發危則有之若未流於欲者則何必如鋒之銛馬之悍哉火燃泉達孟子以爲易以充廣之證而西山則以爲未易充廣之證何也

真氏以銛鋒悍馬論人心亦太重矣若其燃達云云雖異於孟子本意此顧何害於義也

坤六二章附註程子說嚴威儼恪止須從此入不由其道而能致其事似無此理未知如何

嚴威嚴恪即正衣冠尊瞻視也此非敬之全體故謂非敬之道然做敬必由此故謂須從此入也

趙致道誠幾圖既曰幾善惡則幾下當言善惡善惡下似不可復言幾字

上下幾字無妨上幾字題目也下兩幾字是直出者善幾橫出者惡幾云非謂善惡發後又有一箇幾也

答洪幼萬一源○甲寅

書來知頃過山外而竟失一晤審慰之餘旋令人不覺悵惘也示三件病只是敬不足而心不能作主定之害朱先生謂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纔間斷便提

起此心則日間讀書此心不走作此語真讀書要法雖是三件病而其崇一也須就朱子說痛下工夫先使此心整肅勿之間斷然後靜坐看書也此奉老依分無大段疾欠幸也

答洪幼萬庚午

牙便之歸聞御者自唐未還不承覆迄以為耿耿申汝放至手札帶來披審慰慰第有書冊工夫秉燭之學不勝喜聞讀書忘之通患經眼輒不忘何敢望也三淵翁每言人之飲食盡歸穢物而猶補元氣讀書雖忘之其所補之大真如飲食之資補也此言誠有

厚溪集卷之二十一
理也以其忘之無益而廢之何異於飲食之歸穢而絕食也益加懋學則不知不覺之中自然有所益矣

答洪幼萬

甲戌

示尊元舅喪家葬禮似甚碍疑奉念但曾子問父母喪既鞠及道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往今喪家既鞠在道矣况弟婦之喪輕甚於君喪乎其遂而往無疑矣既封則虞安也義一時爲急初虞則雖在成服前勢將其日卽行再虞則先行成服而行祭似得當未知如何成服厥明行之虞祭質明行之似不相妨耳

答洪幼萬

己卯

未發云云覽悉兩皆磨驢迹也元無新奇可警者縷縷何益第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之義正好相照管違與不違只以天理人欲消長而言也天理仁之謂也人欲心氣之生程子謂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也少有私欲便不仁朱子又言三月不違者此心常存無少間斷三月後未免有毫髮私意又曰心被私欲一隔則違仁却爲二物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不違合成一物以此二先生語觀之夫子之謂不違仁其心氣無纖毫渣滓與仁爲一物故稱以不違者可知

後面雖有毫髮私意而少違於仁其非心氣麤些未盡於不違之時發得三月之後者亦得以明矣此不過顏子稟初之心不如夫子從心之心工夫到此猶有一分未化故有時而忽如此矣心氣之本來體段忽如此忽如彼忽在此忽在彼者真北溪之善形容說蓋心是活物此所以濁駁之變化爲清粹也其變化之有遲速與既化而又不無久暫之別者皆以此神活而然也賢輩之以未發至靜之氣猶帶本稟些子麤看者實不能洞見於不違仁之心無毫分不純之可言故也須更將夫子不違仁之訓以及於程

朱說築底審悉則似可推去而無疑於未發時真境界而心之體段可得以灑然矣

適閱亂紙見答哀書草附於本書在者此乃己卯臘月作也未知其時已到達而留草也抑起草未及整書以奉而忘拋於軸紙中耶第觀示意未發時心氣本稟善惡存存之論也此雖自暘谷時未契之說然而來書見處極密書出亦極精詳惜乎其路歧之少差也凡人心氣非上聖則皆不無清濁粹駁之相雜而其體段生活流動不能暫時湊泊停當雖無喜怒哀樂之條見悠悠泛泛汨汨擾擾此其本色也其或

疑

雖相雜之中清分數多而天資近道或學者之加存
省克治之工者有時戒懼約之至於至靜而無偏倚
之地則此氣湛一虛明正所謂鬼神不得窺其際而
與聖人一般者也因此有發則其發輒和而中節亦
所謂善者清氣之發也但此一時而然者平日工夫
之變化氣質未能十分到盡則本稟濁駁之相雜者
旋復悠悠汨擾依然本色其曰忽然如彼如此者非
謂未發純清之際忽然惡念之生也孔子操存舍亡
之下以惟心之謂一句結之者爲心之體段本如此
云也非獨指衆人而言如人心之危非但衆人聖人

之人心亦危也以心之體段言之亦皆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而惟聖人操故存不舍故不亡此所以克念
作聖罔念作狂也但念之無少間斷此所以爲聖人
也心之忽然善忽然惡非善中有惡惡中有善而相
忽然作也只是此氣本來稟得相雜故自然而爲善
爲惡譬之青天萬里日月清明於此不可謂一片雲
霧之有在也忽然膚寸油然而生俄然而蔽天此其
忽然而然豈有此雲霧自有處而來耶夏商之鄙答
前草聯在本書故并送之而其答語大意猶有所未
盡詳說者故更此追復覽訖前紙并送之爲宜耳

